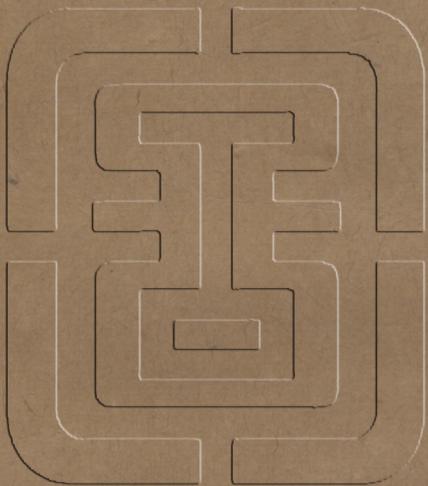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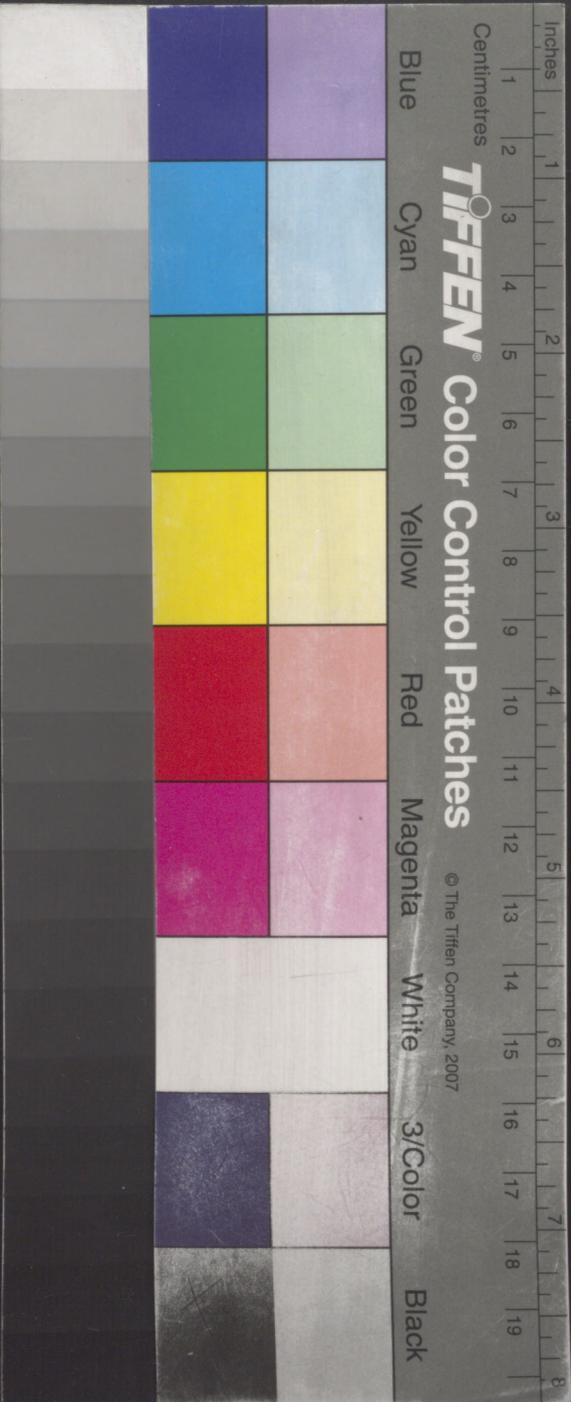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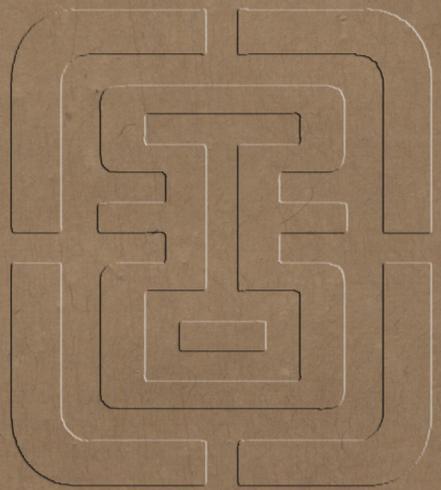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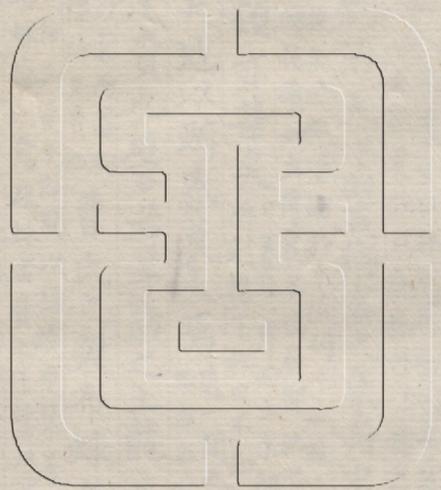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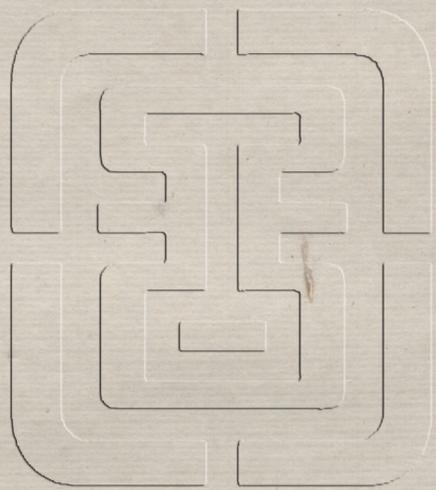
429



淮南子
四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說林訓第十七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出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

其舟挽

契刻挽船強板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強言其於此下失劍挽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泥之泥也

暮薄而求

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所刻挽下故曰不知物類

夫隨一隅之

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隨一隅之迹刻挽之類或無有大於此也

雖時有

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言若早歲之土龍疾疫之蜀靈是為

帝者也

土龍以求雨蠶求福時見貴也

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

氏之璜

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蟄蛛蟄則愈故蛛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眾國家之

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

深微廣大矣

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

足以履是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持所履而行者

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待所

游者以足蹶以手拂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敗及所能

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落也

鳥飛反鄉免走歸窟孤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寒將水鳥哀猶愛也

毋貽言者錯母予覺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章甫

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推固百柄不能自拯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

其眦喻人能有為也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

其死偷取也顧反肥則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口仞

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

日莫之能致也烏力

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螂蛆蟋蟀爾

勝日而服於雖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雖禮爾雅謂禘並秦人謂之

祀祝間鷺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下

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天論語曰竊比我於老彭蓋謂是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勤

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下

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

故得有聞

至味不謙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

具大勇不日斷謙快叫謙不斲不自斲削豆蓋蓋道得道而德從

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

以瓦鈇者全以金鈇者跋以玉趾者發鈇謂象金之銅柱餘

謂之假嗣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

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所重謂金與玉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而巳嗜慾在外則明

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也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聽不聾不聽與神明通

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

問於數之故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

千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

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李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李

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急務矣

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

水火相憎鼎在其間五味以和錯小鼎一日鼎元耳為錯以於鼎受水而火攻之故曰在其間

骨肉相愛讒賊聞之而父子相危樊平王晉公吳也夫所以養而害

所養譬言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在養

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其冠愚之至頭或作頭昌羊去蜂孔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

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

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无為牆屋之覆為毀屋之覆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

壁玉瑗成器磻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鏐邪斷害

砥厲之力互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尽而強弩藏藏猶

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粥萬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荒大飢水

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

川竭而谷虛虛无丘夷而淵塞夷平唇竭而齒寒河水之

三

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履是履之

知已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惑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危不能懼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故曰節族之連也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沉䟽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誠實官池也涔則溢旱則涸涔多雨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檢

不能蔽曰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檢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

臂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近輒讀輒積之輒近也幾易助也淫易雨也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之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

魚任者輩言云我任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甘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

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屬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曰歸風言其妄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

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

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終也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

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躩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

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

已教倉古常滿倉在榮陽北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飭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

日蝦臺今出人五月望作泉美亦作蝦臺美言物不當為用舌之與齒孰先隴也隴摩謂泉一

與刃孰先熒也於下銅鑄也錘不朽而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箭矢

今蟬之與蛇蠶之與蠅狀相類而愛憎異蛇人愛蟬與蠶畏

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俗說在齊驪戎以美女三晉國女

觀射者遺其藝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

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匯如孔子射於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

其君形者也錕官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

與為謀謀或作

為客治飯而自蒸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搗狸思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形曲則使響音濁者聲也響濁則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情泄者中易測不聞其情故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極亦至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美佳梨橘棗栗不同

味而皆調於已謂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蒟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蒟苗秋秀楚人謂之蒟苗讀麻責不

類布而可以為布麻之有實者麻實讀左

注角子

五

清季

四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亦直道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溝選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

遠其所過不止

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

醯酸

嘗一嚙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

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而一頃之陂可以灌

四頃大小之哀然壞差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其霧之朝可以細書

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

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也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

治鼠穴而壞里間潰小炮而發瘞疽炮面氣也瘞疽癰也若珠之有頰

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

穴者託墀防者便也墀防高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

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龜勢不便也慶忌吳王湯放其

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二世王突之子履放其崔杼弑其君而

被大鏡崔杼齊大夫崔杼也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所

為則同湯弑君以利與民行以利與身故曰異

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李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托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使

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

之緩狃之捷來乍緩狃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行一棊不足以見

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酒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

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猶船也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

漁者走淵漁讀論語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

遇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

白璧玉有考不得為寶考讀夢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

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入巫能祝効殺之憎神巫憎畏也盜賊之醜吠狗醜猶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禮易為求福無祀不禮於神而卒祝之故易為黍

肉易從求福終龜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不可以警瞽無目

目天福所見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不可以察則遺腹子不思其父

無貌於心也不知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目初不見像故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

緣木也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玄廉也桑扈青雀不竊脂秦通峭塞而魏

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峭塞而魏飢馬在廐寂然無聲

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弦發遣也

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

亡犴不可再遁也獄嘗以權變故關塞野犴亡環可以喻負不

必以輪條可以為縶不必以紉紉亦縶也

日月不並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循

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稱衡植表而望則不惑損

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人

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助奉蠹衆則木折隙大

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格之屬有時而施施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不死當暑而不暍者

不亡適亡之未嘗適亡適已无言不凍不湯沐具而蟻蝨相

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夏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銘曰可以

養老盜跖見銘曰可以黏柱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

遊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

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推猶

瓦以火成不可得火竹以水生不可得水瓦得火則被竹

楊堞而欲弭塵披裘而以晏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楚人謂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蛇象之病

人之寶也蛇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人以利欲為病先人寶

之故曰將有誰寶也

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斂則不達握

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

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过有所劫以然也嫌猶哀嫌於

所劫迫之

然如是也

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保國一疇炭燠疇

也一疇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燬去之十步而死斤為石同氣異積

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林弗難植

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為一人和喻眾能清少

有以飯死者而材示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禁天下之乘

則悖矣中生雖經晉不絕繩子鈞者靜之踞者扣舟罩者抑之

胥自况吳不斲水也

注

生

晉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魚

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隨會稽獨獲骨節

小國不闕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闕於伏兕之旁食也

祭者得嘗救闕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陰木

同實異也頭中蟲空本瑟其音同其實別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

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脩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隋武也隋廢也武名

壘賢者以為佩龜紐之壘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壞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

以為饒富也者播植嘉穀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

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

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

之類猶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理之也為不出戶

其非屠者羨養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弃

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

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荏葦有叢獸同足

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

之言聞於千里附近也近且之言謂竊語附於千里蘇表步步餘

曰何故人問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神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佳

佳

佳

佳

欲觀九用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也土足無其術故所子曰難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成放道提提安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也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

必橫橫放

海不受流皆太山不上小人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私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也俎豆之寶唯肩髀而脅助不得外聊

駁不入牲義牲也純色也中夏用筵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

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

金林生於山山木必皆有林風出於山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木必皆有金喻聖人出眾人眾人未必皆聖賢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

雖異所用者同

獻公之賢欺於嬖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

鄭詹言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魯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佞使鄭伯朝齊而使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穀

各值其數金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

可謂不知類矣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府囿索御奔馬雍容恐失若履薄冰蛟

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球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

不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蚘馬蚘幽州謂之秦若

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

注南子十七

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醜清酒周禮醜齊是耒耜之變也黼黻之美在於

杼柚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

善為新或善為故善猶宜也

馱舖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馱舖著頰上窪窪醜舖以爲裳則宜醜者頰以繫故醜舖以爲裳則宜

以爲冠則譏詩云衮衣繡裳故曰譏人譏非之也

馬齒非牛蹠檀根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

千里

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

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

華大旱者不昏時落昏時不得秋時而零落也

母曰不幸甄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

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也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驢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為螽子子

為蠱水蠱化為螽螽青雙子子結蠱水上到致毒讀康免齧為能免所齧草靈在其心

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麻賣燭桶膏燭澤也燭光桶澤喻光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

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

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

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極溺而授之

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

求而雖欲豫就酒不懷蓐似鄰急氣言乃得之也孟賁探鼠

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

礎潤礎柱下石礎也伏苓掘免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燠百家皆燒讒

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也

粟得水溼而熱顛得火而液水中有大火中有水疾雷破

石陰陽相薄之自然勢

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涼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

免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是然也如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蜂蟪朝生而暮死盡其樂修短各付醞梅

伯文王與諸侯備之謀備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任馬

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龍耳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死

愛熊而食之貽愛懶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能食監

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鍾為鐸鐸大鈴金

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尾讀詩音杖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

大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極溺人亦必以利溺

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能載浮物愚者不取加足畏其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

交嘗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

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

駿馬以柳死直士以正窮

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

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

亦肉縣則鳥鵲集鷹集鷲鳥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

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

竭背其木者枯

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交止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說

德解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去也明月之珠蛇之病而

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也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固謂

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補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

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行步也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

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行之也

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也農夫勞

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懷保之愚者言而知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

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者黃

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汚小潦水名黃之丘先大壑故東流不得溥尋常之谿灌十

頃之澤源有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与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

枝言不能任

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殤負抱也殤墜也

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

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削言有盛必有衰鳥
有涕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
故河伯深藏於淵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故河伯深藏於淵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故河伯深藏於淵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心和董野物固有重而害反為利

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聖人日中甚熱暮涼時言

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及如日在西方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

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

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耳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

爵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无形者不能思於心於目不能思之於心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

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侯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

世以為

逐鹿者不顧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

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人先信而後求

能又非信不立也

陶人棄索車大撮之屠者棄鋪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

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

矢之於十步買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太山之高

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則言山生金反自刻木

生靈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則敗也害也

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

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跬猶累

積不輟可成丘阜輟也

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

以燧取火䟽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䟽數

之間得其節大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邪聖人之偶

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用也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憫其化也

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舍曰鍾石

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

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

求物必於近之者

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

多西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

籍殊類得民心一也類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臨菑之女織紵而思

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郡室有美容微羽為之簪髮不密織

故簪讀曰凌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微羽正音小人不入其耳於和切適

舉坐而善於轉其和更作急歌激楚

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所藏貨故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

佳句

樹格在於批伉批擊伉推擊其要矣

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趾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止害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幼信於婦人信之夫隨牛強高

而况一不信者乎誕猶常況常不為信不為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進獻者祝

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人間訓第十八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

養不勃知事之制其奪錯不或發一端散无音周八極總

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万握要

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

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執鞅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

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

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倦也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比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以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无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於河雍地也而封孫叔敖而辭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也醜荆人鬼鬼也越人穢穢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謂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无所終威服四方而无所誣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輔拂之臣外无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道諛明年出游匠驪氏樂書中行

偃劫而幽之據書中行偃昔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
 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
 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
 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
 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寶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
 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无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
 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申叔時教
 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
 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
 以利益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益之利害之反禍
 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二
 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窮
 我將出于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椎之攘袂薄腋袂出之者怨之
 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
 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
 以為傷者受重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
 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
 酣晉人晉恭王傷王中目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
 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
 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
 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

日之戰不殺親傷不殺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三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殺无与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又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

美与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夫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子孟孫孟孫魯大夫也繼而予之秦西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吮秦西巴弗忍繼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吮臣誠弗忍竊縱而子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弗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代魏欺魏公子而殺之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与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

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或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諫虞公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遂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大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上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敷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謂夏殷周冀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政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季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謂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絙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或曰高陽大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橈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或曰高陽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凶然善也均高

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無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螿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国伐齊

圍平陸

魏趙也

括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牛子齊臣

曰三国之地不接

於我踰鄰國

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

子言告無害子

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

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

以安社稷者

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

封疆者

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国之兵罷

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

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

患而患解

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

於策謀無益於國

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

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障

暴不能蔽也然而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答犯

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
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
若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
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
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許之而
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
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
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
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
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
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

處懸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
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
智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
之曰臣聞之層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
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
智伯人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
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
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
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
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
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

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
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
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陸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
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豹治鄴西門豹廩無積
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
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
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鐵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
負輦粟而至服駕斗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敗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
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皮此有
罪而可賞者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
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
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升矣雖有三
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
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論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
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

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
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
而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孟盟伯里
美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
高之黨相與謀曰
日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龍不鄭凡龍衣國者以
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
孟明西曰凡龍衣人者以為弗知
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
兵擊之先軫晉
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
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
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短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

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已討有罪遣卒

戍陳戍守也守
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

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由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

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只

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

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
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

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

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二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忮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死不勝之任矣昔者智

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

也費無忌從於荆平王賈無忌楚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

夏也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

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

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

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入於王側伍子奢遊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

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
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
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
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
以車迎之至而蒙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
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天
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
思之對曰臣之處於此也糲糲之飯藜藿之美冬日則寒
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
菜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
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

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
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
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
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
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
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
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
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
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
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
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珠剗索之離珠明目
得善拾於物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
人皆黃帝臣也

臣也忽況
善亡之人

聖人訪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禍乃不滋計福勿
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
功夫燭火在鏢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
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益諸而矣雲臺孟諸宋大澤
云臺高至云
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
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諸御
鞅復於簡公諸御敦齊曰
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
也宰予孔子弟
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
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
此不知節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邱氏鬪雞季氏邱氏
皆魯大夫邱
氏介其雞介以芥菜
塗其雞翅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於
距也季氏之雞

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傷之魯
昭公復毀
謂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
六僧之舞庭者凡

二八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

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
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

為一三家孟氏
叔氏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邱昭

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

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

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難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

蕩舟奔師大侵楚蔡公與蔡姬來舟
姓蕩舟公懼止之公怒
聯之蔡蔡人家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

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氏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

所處生以棘楚楚大
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

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徧於體故靈啄剖梁柱昆蟲
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
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
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賜使之祖而補魚釐
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
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
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
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三患矣今不務使患無
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
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
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
譬言猶失火而鑿池被表而用策也且塘有萬穴此設隨隄
之有萬穴

塞有十魚何處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處無從入
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
莫能傷也大宰予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
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
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
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王即夫仕者
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箠戔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
揮聽之未也六翮凌乎浮雲皆負青天膺摩赤霄飛翱翔乎
忽蒼之上折揚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繳蒲沮之
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
至其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起

選者為濟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
 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
 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
 且忍辨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
 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也而遇盜奪之車
 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每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
 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
 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
 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
 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

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
 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乏遭難而能免
 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
 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
 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錄
圖書於始皇帝見其傳曰王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蒙公蒙恬也將築脩城城西屬流沙起隴而北擊遼水
遼東東結朝鮮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
 角象齒翡翠翡翠珠璣珠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一軍守
 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召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

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通而通糧道以與越

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

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梁駁以為將而夜攻秦人

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方乃發適戍以備之當

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剝麻考縷縷縷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

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而不知築脩城之所

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

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枝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

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

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

宅不止益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

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項復問曰

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无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

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知者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无不

解兒說宋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于以

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无不

解兒說宋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于以

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无不

解兒說宋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于以

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

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
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
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言猶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以九韶
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養
者馬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
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与之說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
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
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
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
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
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
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与小強之与弱也猶石之投
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
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率兵而伐徐遂滅之
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申菜杜蒞

申菜杜蒞皆香中也

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慚之於滫滫臭也則不

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五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

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遂人於榛薄而蓑笠

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效其食則難矣故易

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

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
燕子噲行仁而三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哀公好儒則
削哀公代君為墨而殘之削國滅三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

四君獨以為仁義儒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
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

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盲者得鏡則以蓋
屐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

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
受祿大公以為節虛亂民而誅段干

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
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

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无
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无以与道遊單豹倍世離俗

單墉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
之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

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斯徒馬圍皆与伉禮不終其壽
內執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
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

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
縮卷舒与物推移故万幸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

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
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

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欬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
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

於通田子方魏人也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率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自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隱而魏國載之卒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湯出見地而強網者湯教去其三面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死人之呼武王陰喝人於越下武王哀憫者之勢故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

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江是也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存辨次弟也擊劇次弟罷勞之費各有存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王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卒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无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夫吳王欲流之於海者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鍾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

魯君曰諸侯无親以諸侯為親大夫无黨以大夫為黨今
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
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
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无
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殺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奈
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
之來也衛国之半日不若朝於晉其半日不若朝於吳然
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
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
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以為著龜以下朝吳之吉凶也兆今朝
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

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今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為室而太公宣子

諫公宣子魯大夫

室大眾與人處則譁

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

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

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

而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无害於子乎公

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

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

不能得一儻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

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環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

夫物无不可奈何

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无奈何

事有人材所不及无奈何也鉉之

与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无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為隋去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後儀也家充盈躬富金錢无量財貨无賞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与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无以立務於天下務請与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

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无筦籥之信関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冝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乱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於威王也而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踰足而怒踰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吾怨之憺於骨髓憺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獸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般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効民力

注句下
三

居隱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
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
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
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
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无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
必先卑軀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
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杜是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
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
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其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脩務訓第十九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敎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
此者乃得道之像域人可謂為先為術如此吾以為不然嘗試

問之矣以為不如聖人

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
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死為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

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於是神農乃如教

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

高陵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
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如仁也西教沃民

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

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謹堯於崇山窟

三苗於三危故棄也誰堯堯已崇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

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

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禹沐浴雲雨擲扶風

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鼓決江疏河鑿龍門關伊闕

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

鑿伊闕山谷禹開截山牀令伊脩彭彘之防乘四載隨山乘

水得北過入碓水故言關也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

用車澤行用絕隨循也裂石判識之四海之湯風興夜寐以致

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寢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无父曰孤孀

婦婦為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

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誰責讓其罪

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懈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遠

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

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水為治

持以身為質解讀解除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

之解陽昞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能與雲致

佳句子元

二

兩故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逆安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也同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

翼之輔正也絕園殊俗僻遠幽聞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稱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

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於有莘之野執鼎但和五味以干湯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於有莘之野執鼎但和五味以干湯

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姓姜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姓姜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

伯里奚轉帶帶伯里奚居躬乃唐伯里奚轉帶帶伯里奚居躬乃唐

管子仲束縛管子仲束縛管子仲束縛管子仲束縛

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默言其突竈不至於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默言其突竈不至於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聖人蓋謂禹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聖人蓋謂禹

禹駢臍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故自天

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

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必事而通之使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

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者欲不

悖

齊

悖

齊

悖

齊

悖

齊

悖

齊

悖

齊

悖

齊

悖

得容者巧詐政事而身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有其名

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燭井以淮灌

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燭井淮不可以灌山而用之非其道故

謂之有謂之有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轄山之用蓆夏

瀆而冬陂因高為卑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比皆因

謂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行其所由異路而

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

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耀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

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

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

後攻之乎忘其苦眾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

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劉辱折銳精攻無罪之

攻也攻必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

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

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梯攻城

之械器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間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訪有德曲

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

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

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人敢勿軾

乎物无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

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千木雖以已易寡人

不為使千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曰悠悠軒于影影形也子何以

輕之哉夫也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

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

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

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

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趣之或以甕瓦瓠

或以盆盂其方負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

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

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

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

矣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也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

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馬筋骨形

軀所受於天不可棄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五馬

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蹴昨足以啮肌碎骨蹶蹠足以破

盧陷匈替穿也及至困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掩以衡

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漸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

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龍耳蟲也蟲喻无而可以

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帽憑而為義帽憑蓋滿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

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孝而知之者沉酗耽

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

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曼頰皓齒形夸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者細理

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也也嗔睨哆嗚蓬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

為美者嫫母也唯也嗔讀權衡之權急氣一言之發讀曼哆讀大

皆醜嫫母化唯吉之醜女嫫讀如模之模此讀夫上不及堯

人得風病之靡唯讀近也此唯一說讀曰莊雅也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俞

也俞導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

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

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者則是以一飽之

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蹟蹟楚人謂蹟也

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今日良馬不待毋鍛而行駕馬

教化而復李故謂之惑也雖兩鍛之不能進為此不用毋鍛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

得駕馬無以行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人及

至勇武懷棧一擣則摺脅傷幹士為武擣折也為此棄干

將鎔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未

之端義何可以公論乎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日冬死死

者眾薺麥夏死人日夏生生者眾多江河之回曲亦時

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

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

言其餘星辰皆西行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不達理

故曰大氏為本也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沙沙利急

性皆然亦舉多駭讀似質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沙利急

亦以多者言諺讀燕人言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

通洞而公正無私無夫出慶都蓋天帝之女奇伊長孺家年二十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

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

無所愛一言而萬民齊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

舉十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禹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

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

江傳曰劉子觀於雒汭云微禹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

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

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知禹生於石禹母脩紀感石而拜生於郊拜母有城氏之女簡

背而出詩云天命玄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

鳥降而生商是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

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

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復性是謂猶釋船

而欲履水也履履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刑擊則不能斷

刺則不能入純鈞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及加之砥礪摩其

鋒別則水斷龍舟陸剽犀甲也明鏡之始下刑土矇

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梅鬚眉微毫可得而

察於摩微夫學子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

不遠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

夫宋晝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

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

雜質

徒頓丘今東陽郡雜質亦少女

相纂蔡組雜奇彩抑黑

注同

質揚赤文之短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雷翼

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持也肆極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及

無稟受於外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竭也夫鴈順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增增入也未秀曰蘆已秀曰葦

不得裁其翼也螳知為螳螳螂也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兔有茂

首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景以蔽日

也藏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僻遠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

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

出門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倉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皇帝臣造作曆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

也薛后稷耕稼詩曰播儀狄作酒見世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

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

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

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猶見

有所不能萬物至眾而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

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

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由此觀

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

也

也

也

也

也

然而搏琴撫弦忝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葦蒙不失一
弦然彈無弦復微上下手攫援標拂數義家言其疾李之習微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今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微之捷猶不能屈伸
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亦黃帝時技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謂上一說故弓待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砥讀日勃王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砥諸之功治玉
砥砥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
規規負隱枯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
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
與物推移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晚君子有能精搖
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
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道遙仿伴於塵埃之外

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此聖人之所以詩心若此而不
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察幾別
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
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
也此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
也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
不暇日而不人懇惰於盛樂多言而夫瘠地之吳多有心者勞也心易薄慢
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
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
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
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
奉行當李之是明此勉李之謂矣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元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於南榮疇恥

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涉俗故猶著蹻復跌趣不從蹻蹻日跋

足一合跡南見老聃受教一言元明老子字伯陽楚苦縣瀨鄉曲

子魯南故曰南見老精神曉冷鈍聞條達鈍明冷猶了

日不食如饗大牢大夫七日不食則祭故是以明照四

海名施後世延達略天地達通也略察分秋毫察稱譽

業語至今不休此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吳與楚戰昭吳王闔閭與楚莫置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

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夫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強謂吳蒙

冒五天弩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一曰矢石也

庶幾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

得安申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休尸流血不過一卒

之才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早辭求救於諸侯申包

大夫与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云謂申包胥曰我心復楚國中包胥

曰子能復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伯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救於諸侯於是乃畫觀粮跣走跋涉谷行贏裏一日囊跣走

鴻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犯津關

獵蒙籠躐躐沙石蹠達膝曾禰重胫七日七夜至於秦庭

犯觸觸津開則倦獵蒙籠之山一日葛蒙所蒙籠言非

人所由覺僂躐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齒以存荆是也鶴跣而不

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禰其面時立言不動不食

涕液來集以見秦王秦王秦曰吳為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虐

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盡無餘上寡君失社稷越

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違啓處違啓

跪也處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太子

萬七千五百人此日千乘步卒七萬不台也踰塞而東塞函谷

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楚國蜀水蓋江水傳日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

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之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

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

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

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官

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侯王解情

後出无名世猶詩云我馬唯騏六国如絲詩云小雅皇

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謨難曰

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怪不能驚也

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奇明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

名虛實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狀邀也世俗之人多尊古

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

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亂世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為李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与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謂若影之隨夫无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无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是故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被琴知世莫賞也針宮氏子通稱期名

觀世无有知音若子達於音律伯牙楚人

期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

者也惠施宋人任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夫項託年七歲

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救

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道敵橫夫人長者年少為之說事昔

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

子山東辨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

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秦大夫言謝子辨士也常發其

復見逆而弗聽聽猶說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華夫

以徵為羽非絃之罪聽罪在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

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為獨美也而甘之謂也後庖其猴

也據地而吐之之因藏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

也師樂師古也出猶作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

名倡也諸人皆爭李之諸衆

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

狀以為寶而藏之象之故未始知也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

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者

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實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

貴之耳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山和氏得美玉之璞於

以為石則其左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荆山下藏楚武王武王

王曰先王輕於別足而重割石遂為剖之罪如泣血證之為室文

也璧今劍或絕側言觀文割齒缺卷錐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

之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蓋欲卷錐純弊无刃託之為楚頃襄

人名銜鑽琴或撥刺枉橈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止枉橈曲弱漏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為

螳苗山之鉦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兕甲莫之服

帶昔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自羊子山桐之琴潤梓之

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澗之梓以為腹言

調唐猶堂營讀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銘利而不期於

營正急之營也墨陽莫邪不期得銘利而已墨陽莫邪美劍名也乘馬

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華騶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

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濫脅音不和号鍾誦詩書者期

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或連物事也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之於目辨辨別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衆人則

不然是也如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礼哭泣

之而无所歸心不自識之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

能知之別也獨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是也書傳

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叙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

墨則弟子向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或不

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

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也施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

也立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聽書明指以示之聽書也

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晉平公今官為鐘二成而示師

曠師曠曰鐘音不調曠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

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

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

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彼獨有聖知之實

我曾无有聞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聞於里窮巷之人无

有知我之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立節我謂誕謾居教今夫毛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豈有美姿人恐聞其臭故睥睨掩鼻而過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并珥衣阿錫曳之是也齊紈紈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動搖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冶由笑目流眇眇則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眇曾撓奇牙出猷補搖也撓眇不精所撓若將笑是也齒如瓠犀是也瓠犀婦人之媚也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頹頹之行者无不憚除癢心而悅其色矣憚除貪欲癢除探讀憚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污辱之行无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神楚懷王之幸姬善得攻舞因名攻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曾繞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也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被葯言其弱髮若結旌旌而傾駢馳若駘馬馳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擗據句枉熙戲李後天矯燕枝拘言其贊益若蟠龍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條以木舞龍從鳥集搏援擗肆蒙踊躡言其舞如鳥扶疏架踞龍從鳥集搏龍從鳥集踞龍從鳥集踞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危險皆為之損動彼乃始徐行微突被衣修擢彼徐行小笑中心酸醉其足也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自柔而木熙者非舞為後曲也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自柔而木熙者非眇勁有絕眇之強力也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漸於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者教化使之然也

令長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藜
之生蚘蚘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楹棟加猶益也椳柵
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猶竟也夫
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李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泰族訓第二十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
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
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
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无筭歲計
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
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
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燧邊候見虜本燧轉而日在其前
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

曠未集而魚已噍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音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噍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声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乘書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乱而虹蜺見万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稜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万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族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万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与鬼神合靈与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

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諸已能以

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无形聽之
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禘而請雨說文
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
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万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
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
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冰潛陸
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
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虱
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屬也乳於陵而
伏於淵其卵自孕也螭蛇雄鳴

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
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天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
靜漠活淡訟繆訟繆中邪氣无所留滯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
其位也豈即附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无形寂然
无声官府若死事朝廷若死人无隱士无軼民无勞役无
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
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
曰惠此中国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处邠狄
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金甌踰梁山而国乎
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
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密子

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

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班白不戴負班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副微者

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

虽強不能獨中令虽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与之施

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

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濶伊闕決江濬河東

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

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

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夫物

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竈

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

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

之礼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食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

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

之礼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声故風俗不流

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

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

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日入天子治兵入日振旅也

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无其養不能遵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义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从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

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乱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别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义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列衣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孝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内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列風雷雨而不迷林麓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華而

傳天下焉以為垂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夫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堯堯典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聖方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季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奉奸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垂即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万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昭陰陽調四時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具以緒業本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樂變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鄭聲詩之失愚詩人怨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漢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佞

禮尊尊卑卑尊春秋敗絕不避王人六者聖人兼用
不下卑故也春秋敗絕不避王人之過相警也

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

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輅從衡

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服車中馬也帶不歇新鈎不歇

故処地宜也閑睢與於鳥而君子羨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

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

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春秋大

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

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及

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喋虛輕奉乘

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

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

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

攻中山未能下中山亨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

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而可

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无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

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

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

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

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万方取一物而弃其餘則其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文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筭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筭閱絲數米則煩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故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无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无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

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莪成行甌甌有苜稱薪而藁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不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盂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者庖也陳罇罇盥罇方中者為罇罇圓中者為盥也列樽俎設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臚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成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

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伐國逆天之行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具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兒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眾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即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处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曰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共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魚有腐髀流漸弗能汚也腐髀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与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厭息脉血知疾之所移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虽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止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无師曠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聖而後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宝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室牽馬而守不待渠漸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与失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

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无人无人者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民无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恥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礼义无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以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吝言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无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从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

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礼义脩而任賢得也故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万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後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义仁足以得眾明足以昭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死义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後豪傑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义理

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便不肖臨賢重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奉賢以立功不肖主奉其所与同文王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奉其所与同故觀其所奉而治乱可見也察其黨与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垂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乱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

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
 不得寧死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
 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无所偶故因
 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
 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
 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
 之為仁也文公樹木文公晉文公也
 樹木而欲生之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之
 以備知也
 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
 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
 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入也行无廉耻辱
 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
 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散乱莫知其是

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踏馳不歸
 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又田子方
 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
 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廢事死无
 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
 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
 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約从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乱天下
 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違啓居或从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
 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
 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
 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又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
 死而名足稱也豈有知能必以仁又為之本然后可立也
 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又為之準繩中之者謂

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蚤死亡其名不滅小人蚤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又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又則輕人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又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即用即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

性之所无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日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万民儀令自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悅至浦水土億有餘万然皆倒天而射傍戟而戰武左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去朋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无入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躬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

折枹毀鼓偃五兵絀牛馬提留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
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蓋聞伐楚五戰入郢燒高
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鐘以鞀之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
以復其墓舍昭王之宮錐之大捷君舍乎君昭王奔隨百姓
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
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死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
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
於乾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疾
皆靈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枕塊而
死楚國山川不変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
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
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

守 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禮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
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
非篡弑之行无益於恃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垂養之以
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无見耳之无闻穿隙
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閉戶發牖从冥冥見炤炤乎
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
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万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龍耳
者耳形具而无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亟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爭中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无上至乎无下運乎无極翔乎无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无所繫戾其於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无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李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出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亟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无以予

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无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攝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統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李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教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李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金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吝必蒙矣以犬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李之与李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李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

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
禮卽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
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
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軀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
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
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
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
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卽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
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
也豈得无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
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人者

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
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人
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王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
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首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
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
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衡從張儀說為從皆
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
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声皆發於詞
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声浸乎金
石淫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

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迂流於房陵越王迂之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山水之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元朝燕人太子丹之客也高
 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因以此聲為樂
 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
 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
 漏穿越琴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死聲者正其可
 聽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
 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
 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
 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
 未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
 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殆夫水出於山而入於
 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斲岳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
 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
 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
 衰也空質也巧詐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
 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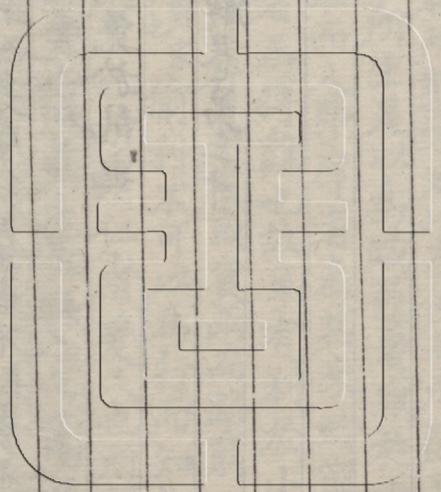
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后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后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七家皆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滅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祿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
 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
 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
 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
 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伏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
 破齊艾陵勝晉黃地非不捷也韓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

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谷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捷於會稽脩
 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刻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
 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蠛蚤一投拂不見也蠛蚤一
 歲再收蠛蚤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
 稻孰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火害不以小利傷大獲
 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跌而上堂跪而斟羹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人也得媒而結言聘納而
 取婦初絕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覓於以奉奸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万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為其來於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子畸而取勝子畸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天虐刑矣知人則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則无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煩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迂有苗謹堯有苗舜所放佞也知

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也材二材藝畢給三材也功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超能越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虫察慧捷巧助祿疾力不免於乱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淮南鴻列要略閒話第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略

凡鴻列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字其微妙論其大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摠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則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

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此太一之容

給鳥一測窈冥之深以翔虛无之軫道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

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

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三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

以內洽洽五藏藏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

待萬方賸見耦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坪有無之精離別萬

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聞通

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

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初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

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
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
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羈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方度行當合諸人則刑
十二節一月為人以為法式終而復始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

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士

謂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略見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

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橋撮

橋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

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无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靜精神之感動樽流道之觀樽止也流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提字也責實考之衆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摠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置者也之類

齊俗者所以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万物之理財制禮義之軍辟手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辨道應者攬撮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記論者所以箴縷徐綴之間縷綴也截楔呢齶之却也截薛也

鏗也呢齶也接徑直施施也以推本撲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

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曠晚

兼稽時世之變而与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躰也差擇微言

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詖譎之變躰因

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

退左右无所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

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窳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

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辭

墮結細說捍博困博圍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北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

本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

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

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无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悛為本則解隨分季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无憂聖人亦无憂聖人无

憂和以德也狂者无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无為也與塞

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摠万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

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神明之精

澄清也澈澄以與天和相嬰薄嬰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

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

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

則助月祥風至風不鳴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

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

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

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幸錯取捨之宜適

外与物接而不眩內有以処神養氣宴場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

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

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

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

不知動靜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

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

曲則无以耦万方知記論而不知詮言則无以從容通書

文而不知兵指則无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言諭則无

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无以應禍福知人間而

不知脩務則无以使李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

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李者无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竟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戲為之六十四變八變為六十四卦伏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无可言者所以為李者

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

情万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

紛遠接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也使之无凝竭底滯捲握

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

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徑十門下方上外天地裨山川裨屏去也

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万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爇爇至也潤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

兮浩浩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无度戮殺无止康梁沉酒宮中

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作為炮格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

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

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余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

謀悉索薄賦薄兵也躬擐甲冑以伐无道而討不

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

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能至故治

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以俟遠方柱之間實主夾之

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繼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

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躬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乱周公繼文王

之業持天子之政以服臆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搢笏而

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

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孳生焉

墨子孝子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礼煩擾而不悅說

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函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

歧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敷金江而通九路江水通辟五湖使水辟人

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積去也濡不給花也死陵者

葬并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

奔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

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

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无辨辨引

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衆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

雷震雅應而响也一朝用三千鍾鍾十斛也贖贖也賜賜也一朝梁丘據

子家噲道守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

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

爭權勝者為右恃連与國恃性連与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晋別國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

之間晋國之故礼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今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乱不知所用

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

固地利形便畜積彫甯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

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淮南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論權事而立

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与扈治儲与

葉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淫靡精淫靡也竟竟也精精也棄其棄其也吟吟也擊擊也

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

置之尋常而不塞市之天下而不究究後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